纯铜的父亲

张宏宇(江苏)

当我说出这个词——父亲
就会想起铜
黄色的铜
黄色的皮肤
父亲与铜有关
纯得简朴厚实
纯得沉甸甸

我的父亲
在金黄色的田地中
浸染出一身古铜色的肌肤
耕耘土地
是父亲一生的眷恋和信念
父亲用辛勤的双手
打出一颗颗饱满的谷粒
父亲的性格
有着铜一样的坚硬不屈
在最难捱的日子里
他的脊背也是笔直的

纯铜的父亲
锤炼着平实的岁月
用坚强的意志
铸造人生的密度
他带给我最大的财富
是让我懂得要用勤劳来充实生活

纯铜的父亲
开始老了
但岁月无法氧化侵蚀他的本色
他常常坐在阳光里
散发出金子一样的光芒
在无数坎坷的日子里
在一次次梦的呓语中
纯铜的父亲
被我的记忆
打磨得锃亮
于我的记忆里
闪闪发光

家乡的树

刘荣昌(天津)

家乡的树
是乡亲们柔软的发丝
在风中飘逸着
从缕缕温情中
飞鸟们振翅
扇动旖旎的梦想

家乡的树
是乡亲们嶙峋的瘦骨
每一根枝桠
都牵念着远飞的鸟儿
离得越远
牵挂便拉得越长

家乡的树
是乡亲们低垂的眉睫
飞鸟在梦中把眼睛眨啊眨
捕捉故乡的目光
在对视的一瞬间
望穿窗外那钩新月

家乡的树
是你我的巢
思乡的心
是飞倦的鸟

青苔之美

钱续坤(安徽)

正是“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季节,我陪朋友前往其在乡下的旧居探访,在那老屋门前的台阶上,一片斑斑驳驳的青苔瞬间就摄住了我的眼球。我慢慢地蹲下身来,用手轻轻地触摸——那些青苔有着丝般光泽的质感和泉般微凉的触感,如轻风,如湖水,如雨晕淡墨,纯粹而自然,润泽而剔透,仿佛能让人看见水汽在这片冷绿上行走。

事实上,朋友的旧居早已无人居住,加之掩映在葱茏的树木之中,静无声息地构筑出一方恬淡天地。千万别以为无人造访便一定会了无生机,那墙角处,那砖缝里,那院门上,那黑瓦间,随处可见嫩绿、浅绿、草绿、深绿、墨绿的各色青苔,它们或大块或小块地分布着,毛茸茸的,密密麻麻的。青苔是极富灵气与灵性的,最早感受季节的体温,最早聆听大地的心跳,最早传递生命的讯息,它们以蚂蚁搬家的速度延伸着嫩嫩的触须,或勾勒成田园小品,或晕染成墨意山水,把沧桑蕴含在情致之内,把灵动点画于图卷之中。正所谓:“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刘禹锡的《陋室铭》,所言果然不虚。

遗憾的是,朋友旧居的院落久未打理,并没有可供人小坐的地方,但闲情漫步也是一种雅致清韵,尤其是在这样万籁俱静的环境里,疲惫的身心可以得到暂时的歇息。这时,假若遇到了盎然又葳蕤的一片青苔,怎能不叫人停下脚步,俯下身子,痴痴地多凝视一会儿呢?看着看着,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幻觉:那青苔好像要从地上跳起来了,犹如天真烂漫的孩子想亲昵地依偎到我的怀里来。显然,这是拟人与移情手法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可于我而言,其实只想真切地拾掇自己在乡间生活的点滴记忆,只想在这纷纭的世界里构筑一方物我相生的优美意境。

记忆真实,意境缥缈,在这一实一虚之间,灵魂该安放在哪处歇息?现在,我和朋友已算是远离了故乡,或者说,是故乡的根并没有完全将我们的双脚拴牢。事实上,青苔是没有根的,它拥有的只是假根,可却能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并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甚至会固执地要将自己的花儿也绽放开来——不可思议吧,这看似卑微的微型植物,也有叶与花呢!清代的袁枚有诗云:“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米粒般大小的苔花,在阳光照耀不到的角落里,却能把青春的风采倔强地展现出来,这怎能不让人感叹生命的厚积薄发,感喟尊严的不可亵渎呢?以《滕王阁序》而闻名天下的王勃,更是借青苔的特性与平庸的世俗作了鲜明对比,显示出遗世独立与清高不俗的形象:“背阳就阴,违喧处静。不根不叶,无迹无影。耻桃李之暂芳,笑兰桂之非永。故顺时而不竞,每乘幽而自整。”的确,在青苔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坦然、安然、超然、昂然的君子风范,可以悟到一种“岁月静好,安之若素”的人生真谛。

步出朋友的旧居之前,我再次用手轻轻地抚摸那片兀自生长的青苔,心中暗想,此生且做一片青苔也不赖,可以不让世事左右你的思想、不让辛酸碾碎你的心房、不让情感润湿你的眼眶,就这么宠辱不惊地静静生长,静静张望,坐看岁月的流淌,遮盖毕露的锋芒……

推窗观山月

张念龙(黑龙江)

一座城,离山水近了,才能遥望蓬蓬远方,才能沐浴融融月光。

一扇窗,离山水近了,才能闻听空空天音,才能感受清清地籁。

我很庆幸,我就生活在这样的城里;我也很庆幸,我家北向的窗正对着青山的南坡——这是上天给我的恩赐。

小城坐落在山麓之下,不大,四季分明,风景如画。

山下有一条河,四季的阳光铺在河面上,细数着光阴里的暗语。冬静夏动,秋瘦春肥,时光把故事刻写在河的两岸,不紧,也不慢。

河的南侧是小城的外环,外环的南侧是我所在的小区,小区最北的那一栋楼,就是我家的坐标。我家住在顶楼,楼上有一间小阁楼,阁楼外,是近三十米宽的露台。小阁楼虽然空间不大,但离月近,闭窗树影婆娑,推窗山月涌来。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有月的夜晚,我去摘月;没月的夜晚,我去摘星。推开小门儿,走入露台,一张小方桌,一张木椅子,一杯清茶,坐一会儿,闭目养神一阵儿。然后站起身,踮起脚跟儿,似乎就能捧月入怀,哪怕无月有星,也能揽下一众星光。就算月不入怀,星不入怀,星月之光也能照进杯中,照得那缕缕茶香,袅袅娜娜。

或者,我就坐于阁楼之中,推开窗户,风吹进来,凉凉的。还是一杯清茶,更有一卷诗书在侧,即便不读,这书与茶也能黏住一束古老的月光,度过一段宁静的时光。茶香月圆,风清夜静。可以思考,呼吸渐匀,浮躁的心也慢慢地宁静下来;也可以放空,闭目一会儿,静谧的气息如月光般四处流淌,轻抚你的每一寸皮肤,直至渗入半醒半醉的梦里。

月光下,还有山。那山是纯粹的天然,四季皆不同,春天鹅黄浅绿,夏天浓深翠绿,秋天五彩缤纷,冬天银装素裹;白天晚上也不同,白天清晰,晚上绰约;就连早午晚也各有不同,晨光中明亮,正午时明媚,晚霞中隐绰。小阁楼的窗是投影的幕布,不用放映机,景色就轮番上演。

刘禹锡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小小的山肯定是没有仙的,但依然灵动。

松涛声、鸟鸣声、蛙叫声……声声灵动。山上的松涛非常壮阔,如海浪般翻卷的声音,一股一股地向窗拍来;山中的鸟鸣婉转清脆,如银铃般悦耳的声音,一阵一阵地向窗飞来;还有那蛙鸣,声音时而聒噪时而细碎,一波一波地向窗传来。松涛、鸟鸣、蛙叫,天籁之音,林籁之声,地籁之响,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在我和山月的遥望之间奏响了自然的乐章,这乐章是我和山月的交流——有山有月我不孤,山月有我也不独。

推窗观山月,闭窗,梦里还是山月。

外婆的月光

黄勋杰(山东)

对外婆的思念,像月光。

在我的脑海中,对外婆印象最深的画面,大概是儿时的某个夏夜,我躺在外婆的怀里眯瞌睡。迷迷蒙蒙的月光中,迷迷糊糊的我睡着了又醒来,当费力地撑开重重的眼皮时,我总能看到一张慈祥的脸和一把轻摇的团扇。

母亲跟父亲是同一个村子的,外婆家离我家的直线距离大概就是二里地。这二里地弯弯绕绕,要经过一座桥、一口井、一片田野和几户人家。去外婆家的路到底走过了多少次,我已经记不清了,而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无数个月色皎洁的夜里,我们一家人在那条路上说说笑笑,月光下的二里地似乎很长,很长……其实,那是一段被回忆刻意拉长了的幸福时光。很多年后,我对外婆的记忆仍然总是停留在那些月夜里,去外婆家的路上,满是月光。

外公去世以后,外婆来我们家里坐坐的频率便明显增加了。

外婆总是踏着月光而来。她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煤油灯,肩上挂着小包袱,打老远我们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外婆的到来总能给我带来惊喜,因为她的包袱里常会有一些零食,虽然数量不多,或是三两个水果,又或是几块饼干,但也足够让我兴奋好一阵了。外婆对我的爱,就像温柔的月光。

外婆过生日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刻,因为那时就可以有蛋糕吃了。每逢切蛋糕的时候,外婆总是会做点儿手脚,悄悄地藏起几块蛋糕。那个时候,正在长身体的我总会在夜里醒来找吃的,这个时候,外婆便塞一块蛋糕给我,我就着月光大口地嚼着,月光甜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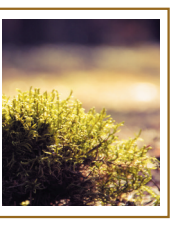
外婆去世那天,我远在他乡。接到母亲的电话听闻噩耗时,我突然哑口,喉头哽咽……挂了电话后,我含泪抬头,那是一轮明月,月光如水,我在月光中渐渐漾出波纹。

外婆去世后的某一年,我的事业非常不顺利,便带着疲倦回了趟老家。某天,于夜半醒来,看到风吹开了窗子,吹得窗帘凌乱。我披上衣服走到窗边,欲伸手关窗,却望着去外婆家的二里地起了思绪,那条弯弯绕绕的路上,那片清清朗朗的月光中,我似乎看到了外婆的煤油灯,还有她挂在肩上的小包袱。

我怎么会流下泪来?在这温柔的月光里。

余晖 胡桂芳(四川)摄

五彩池 第499期



云中流年

何小琼(广西)

城市的天空总是弥漫着灰色调,四处的高楼阻碍着视线。我从窗内往外看,行色匆匆的行人没有太多闲暇抬头看天,看云。入夏后的云层总会裹着一层灰,有些沉闷,天际边有乌云密集,要下雨了,此时,思绪不禁漫游。

小时候,我上学放学走的是小路,单程一般要走上半个小时。小路的两边是宽敞的稻田,还有小溪,再远处,是密密的山林。小孩子心性喜动,走在路上不一会儿就你追我赶起来,而我在那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看天上的云。

湛蓝的天空就像一大块透明的玻璃,飘在空中的云很轻很薄,灿烂的阳光可以透过它洒下光辉。那云一丝丝,一缕缕,如纱如绸,仿佛在空中轻舞,是那么娴静,又是那么俏皮。我一边抬头看云,一边和伙伴们相互追赶,令人欢喜的是,无论我们跑得多快,那云总是如影随形。

天上的云形态各异,我总觉得,一定有一位神奇的魔术师躲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随心所欲地变幻着云的形状和姿态。有时,云是一团棉花,洁白得无一丝杂质,像棉花糖一样悬挂在空中,而周边没有一丝云,是至柔至美的一片蓝;更多的时候,云像各种动物,有时像奔腾的骏马,有时像威武的老虎,有时还像一大群从天边缓缓走来的绵羊。

最神奇的,是晚上放学回家时看到映在天边的晚霞。落日的余晖照耀天际,那光芒映照在聚集于山顶的云层上,涂抹出童话般的绚烂梦境。每当这时,我们回家的脚步都会不由自主地放缓,对着美丽的晚霞发出赞叹。我们慢慢地走着,看着,直到母亲们的呼唤声传来,才依依不舍地离云而去。

天上的云承载着我们童年的快乐,见证的是不可复制的美好回忆。这种美好,不必刻意去寻找,抬头便可看到。那是一种闲暇怡情,而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份闲暇怡情有多么珍贵。

长大后的我到了外地读书,那里的城市一年中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在下雨,蓝天少见,看云便成了奢侈的事情。宋代的程灏在《春日偶成》中写道:“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那是多美的意境啊——浮云淡然,微风轻柔,沿着绿意盎然的柳树闲步而行,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河边。此情此景,勾画的是极美的画卷——有云,有柳,还有河,想必仙境也不过如此。

后来,定居城市之后,每天都被卷入无边的繁忙之中,工作,生活,为人妻,为人母,似乎从不曾有过闲时,也逐渐忘却了抬头赏云的乐趣。其实,天空依旧,云也依旧,而我,已不再是从前的我。

“妈妈,你看那片云,像不像一个‘黑旋风’?”儿子忽然跑到我的身边,指着天边那团正向我们赶来的乌云嚷道。果然,经风一吹,那团云变成了一位披着披风、挥舞着兵器的猛将。看着儿子兴致勃勃的脸,我心中一动——他多像年少时的我。

如今,儿子在长大,我正老去,岁月不曾放慢过脚步,云中流年的美好也不曾有过改变,只是我缺了那份看云的心境。我暗暗告诉自己,以后要记得时常抬头看云,才不至于在忙碌中错过人生的风景。

主管主办: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敬业路108号T区2栋8楼 电话:办公室(028)80640466传真 通联发行部(028)80640468 记者部(028)80640455 编辑部(028)80640470 事业发展部(028)80640473 邮编610091 精神文明报社照排 四川工人日报社印